蜀山劍俠傳/261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目錄

蜀山劍俠傳

◀上一回

第二六一回　怨毒種靈禽 白骨穿心騰魁影　纏綿悲死劫 金蓮度厄走仙童

下一回▶

原來李洪由珠靈澗別了淩渾，起身往武夷山趕去，暗忖：「謝氏姊妹乃師父前生愛女，來借心燈誅邪，爲何不與，還要自己相助？藏靈子這道靈符又是何用？怎的非它不能借到？前在峨眉，聞說此次休寧島羣仙盛會，實因島上許多地仙大劫將臨，恃借這數百年一次的盛會，向我爹嬢和各位有法力的尊長求助。所以爹爹此行爲期最久，前後須去三次，與其他會後即去的仙賓大不相同。師父必被留在島上，未必回來。就是回來，如其不允，自己是門人，也無相助世姊偷盜之理。」正想不出是甚緣故，哪知藏靈子有心以全力作成此事，法力又高，日前當頭一掌，竟將元神分化，附在李洪身上。李洪因見對方父執之交，好心指教，事出意外，沒有防備，心靈竟受遙制。那道靈符更是神妙，路上還在盤算，一到武夷，便祇記着靈符必須轉交兩位世姊，始可將妖邪除去，永絕後患，別的全想不起，尤妙是，身剛到達，還未走進，便見小寒山二女飛來，雙方見面，自甚欣喜。謝琳開口便問：「我爹爹呢？」李洪見仙府雲封，禁法未撤，知道赴會未歸，笑答：「我也剛回，師父大約還在休寧島吧？」忽想起身畔靈符，連忙取出，說道：「來時途遇藏靈子世叔，交我一道靈符，命轉交世姊，說有大用。世姊請看。」謝琳剛一接過，一片紅霞閃過，符上現出兩行字迹，也是一閃即隱。心中大喜，忙即收好。並用傳聲告知謝瓔，令其如言行事，李洪正與謝瓔敘談，剛覺符上有字，已經隱去。李洪問是甚字，二女同道：「說來話長，我們進去再說吧。」

李洪隨即撤禁，延入仙府以內。謝琳先將靈符取出，朝入門處一揚，又是一片紅霞飛起，連閃幾閃隱去，符已不見。然後落座，說道：「我爹爹少時即回。我們來意，是想借那心燈，去除毒手摩什。照着爹爹本意，惟恐由此生出枝節，本不肯借。我雖然想好一個主意，但爹爹法力多高，豈能巧取？正在爲難，不料有人暗助，事已可望如願。不過，事情仍須洪弟相助，你卻不許推辭呢。」李洪道：「祇不叫我欺騙師父去偷，哪怕受頓責罰，也必照辦。」謝琳嗔道：「洪弟忒小看人。莫非我所求不遂，便做偷兒麼？就說自己父親，事後可以涎臉請罪，也斷無逼你夥同行竊之理。」李洪見她生氣，慌道：「我不過一句笑話，如何認起真來？」謝琳笑道：「你說話氣人麼。其實前半一樣瞞着爹爹，不過事有湊巧，仗着爹爹不曾明令禁止而已。我只問你，燈在你手，你肯不肯借呢？」李洪道：「如在我手，拼受責罰，也無不借之理。」謝瓔接口道：「我看還是一面向恩師、葉姑通誠求告，等爹爹回來，明言借用吧。」謝琳道：「姊姊真迂。適纔靈符現出，已經指點，並且到時自有機緣。適求恩師、葉姑，均無迴音，當有原因，再求未必有望，弄巧還被爹爹警覺。偏生這幾日無法求見，尋了去也是無用，時機甚迫，稍縱即逝。爹爹不知爲何不允？萬一堅執成見，說明更糟。好在誅邪除害之事，異日有甚麼難，我自當之。我真恨那妖孽，難得有此除他良機。豁出爹爹見怪，便做小偷，也所不計，何況無須作賊呢。」謝瓔便未再往下說。李洪還想問師父如果不允，既不暗取，如何到手？話到口邊，喫二女說話一岔，就此忘卻。二女也不再提前事。

這日李洪正談花無邪取經經過，謝山忽然走進，李、謝三人迎前禮拜。謝山笑問二女：「幻波池事完了麼？」二女略說經過。謝山笑道：「那毒手摩什連喫大虧，必不甘休，你姊妹不久下山，卻須隨時留意呢。」謝琳乘機說道：「那個自然。便女兒們來此，也是想求爹爹相助，將這妖孽除去呢。」謝山道：「這妖孽在老怪門下最爲兇殘淫惡，委實能早除去得好。我此時尚難爲謀，且從緩計議吧。」隨對李洪道：「休寧島諸位道友欲借心燈一用，但是此燈所存萬年神油，本來無多，所餘幾滴，又經葉姑和我先後用去。而休寧島這次天劫，須用四十九朵佛火燈花，相差懸遠。雖然此寶神妙無窮，無油也能應用，威力終差得多，休說這等數百年一次的天劫，便用以化煉具有神通的妖邪，也未必能奏全功，並且葉姑將來誅戮小南極四十七島妖邪時也甚需要。這類神油本極珍貴難得，也是邪魔將亡，機緣湊巧，楊瑾道友在白陽山古妖屍無華氏墓中，竟將這神油無意之中得有甚多。事後分了一半送與令尊，因須煉過，始可合用，我在峨眉開府時，不曾索取。昨聽令尊說，楊道友已用佛法將油煉成，恰可取來應用。此外尚有一事，須我親往，必須半月，始可辦完。特地回山一行，命你持此心燈，去向楊仙子求取神油。她此時已回倚天崖，去必獲允。她正與蚩尤墓中三怪爲敵，如有甚事，你祇照她所說而行便了。還有，我這一去，需要三月始回。回山不久，你便同我往謁天蒙、白眉二位神僧，

由此勤修佛法，七年之內，難得離山一步。你靈智雖復，童心猶盛，前生良友又均難滿，重逢在即。好在我這裏並不須人照看，你取來燈油之後，乘我未歸以前，三個月內許你自在遊行。但那神油必須在十四天內取到，仍放原處。祇要將留存的靈符如法一揚，此燈即自向休寧島飛去，你就無事了。」謝、李三人聞言大喜。

謝山手朝洞壁一指，一片金霞閃過，壁間現一尺許高的小洞，心燈便在其內。隨將燈交李洪，傳以存放啓閉之法。二女笑道：「爹爹的心燈，原來藏在這裏。將來女兒想要借用，爹爹不肯，便可偷了。」謝山笑道：「你們還像以前一樣頑皮。異日有事，暫用何妨，說甚偷字？」謝琳聞言，首先跪謝。謝山看了她一眼，笑道：「你莫得意。你姊妹二人，獨你習了滅魔寶籙，魔障也隨之而生。你如一遇事便來借用，我並不一定再肯呢。」謝琳故意把櫻口一撅，笑道：「習那寶籙，原爲仰體爹爹心意，如今說了話又不算。女兒日後不用此燈便罷，如用此燈，不問明偷暗盜，一定到手纔算哩。」謝瓔知道時機成熟，父親法力甚高，惟恐靈符時久失效，插口道：「琳妹說話全沒檢點，幸而洪弟不是外人，否則，和爹爹這等放肆，豈不被人見笑？」謝琳知她用意，故作負氣，走向一旁不理。謝瓔又對謝山道：「女兒久已不見葉姑，楊仙子對女兒們也極期愛。洪弟法力雖已復原，終是年幼，持此至寶遠行，也覺可慮。意欲與他同往龍象庵，拜見楊仙子，就便看望葉姑。等取來神油，再返小寒山，不知可否？」謝山笑道：「你看他年小麼，稍差一點的妖邪，真沒奈他何呢。同往無妨。葉姑卻見不到，雙杉坪無須去了。楊道友如無甚使命，回山去吧。」李洪把珠靈澗所得蓮花形法寶取出，說了來歷。謝山笑道：「我已聽人說起，此是大雄神僧昔年降魔至寶金蓮神座。我此時無暇，你見了楊道友，她兩生對你均極期愛，必有傳授。我等一人來此，便要起身，你們去吧。」二女巴不得早走，忙催李洪，一同拜別上路。

謝琳心急，剛同駕遁光飛出不遠，便和李洪商量說：「火煉毒手就在日內，等油取到，便先借用。」李洪一算，盡有富餘日限，剛剛應諾，忽見一道金光由身後電駛追來。方疑是正教中長老父執，想看是誰，晃眼已經追近，正是謝山同一頭陀。謝山喚住三人，先命向頭陀禮見。然後說道：「事雖定數，藏靈子何必又亂謀？祇顧他感念齊道友的厚情，卻忘了別人添累。我如不允，反道我真個畏懼這些邪魔外道。燃脂道友，又代你三人力保。你們此去尚還有事。我已允借心燈，無須再有顧忌，事完由瓔、琳二女送回，照我適說行事。你小世弟與前生良友重逢，不捨回山，且由他去便了。」說時，李洪早認出同來的是前生至交燃脂頭陀，心中大喜，忙上前拜見，想問隱修何處。未及開口，已喫頭陀拉起，笑道：「一別多年，在此重逢，皆是前定。再有數面之緣，我便去了。」同時，謝山話也說完，一道金光便同飛去。

二女見父親追來，本在擔驚，不料竟奉明命，喜出望外。謝琳笑道：「可見還是做好人上算，洪弟如不允借，豈不白做惡人？」李洪笑道：「我早打好主意，心燈雖可借用，你不要我同去，卻是不行。」謝瓔道：「洪弟你太膽大。我們兩次敗於毒手摩什之手，這妖孽實是厲害，聞他這次並有好些能手相助，便我們也祇試試，並無必成之望，如何可以視如兒戲呢？」李洪急道：「那烏頭婆鬼手抓魂何等厲害，照樣喫我大虧。我有三寶護身，怎去不得？何況還有你們七寶金幢呢。你們多大亂子都敢惹，怎一有我在內，就膽小了？反正我不多事，祇幫你們助威照料，總可以吧？」謝琳接口道：「如論小世弟的法寶功力，去是可去。不然，爹爹早就禁止，也不是那等口氣了。我只恨他狡猾，始而說他不肯背師偷盜，但又願受責罰，暗助我們。既不背師，如何暗助？話已矛盾。本心喜事，想趁熱鬧，卻不先說。直到爹爹追來，明允借燈，纔堅執同行。分明先前怕有礙難，預留地步。如不是答應借燈，還有一點情分，我再和他好纔怪。」李洪忙分辯道：「我一離山，藏世叔贈符之事立時想起。因師父法力高強，念動即知，又知你近來心急計快，惟恐師父查知，不但去不成，還誤你事，到了地頭再說，不是一樣？你偏路上先說，我正擔心師父這時離洞，必定查知就裏，果然追來。幸我應命於先，不然，更當我藏私，有口難分了。我這人言出必行，永無更改。也知二位世姊愛我，恐有閃失，並非輕視。不令我去，仍是不行。你祇細想，師父行時所說，是不要我去的話麼？真不令去，我將心燈交與世姊，自己一樣能去。妖邪人多勢衆，你們要煉毒手，難於分神對付別的妖黨。你們不放心我，我還不放心你們，恐怕功敗垂成呢。這心燈，師父便傳過我用法，你們雖能以佛法應用，終是初試。有我同行，既可爲你們護法，遇事還可代爲應付，以免分神。這等自送上門的好幫手，該有多好？」謝琳笑罵道：「小猴兒，又逞能吹大氣了。到時如稍誤事，看你日後拿甚面目見人？」李洪笑道：「這個祇管放心。真要丟人，兩位世姊也在一起，大家一樣，有何可笑？」謝瓔伏魔法力不如謝琳，禪功卻較高深，近來愈發精進。先因李洪年幼，不欲令犯奇險。及見非去不可，回憶父言，果有許他同行之意，祇未明說。再一想，此人屢世修積，功力根骨無不深厚，今生應當證果，福緣更厚，何況法力早復，又有靈嶠三寶防身，不特無妨，果還是個極好幫手，如何因其天真稚氣便加輕視？忙接口道：「如論洪弟法力，足可去得。祇爲來時李伯父力戒，此次祇除毒手妖孽，不可多殺，恐你好貪功，又生枝節罷了。祇要能聽話，同去也可。」李洪聞言，自是高興。

三人一路說笑，飛行神速，倚天崖已經在望。忽見一點黑影疾如流星，迎面飛來，兩下裏都快，晃眼鄰近，黑影由小而大。二女見是楊瑾門下古神鳩，先告知李洪，隨問道：「楊師叔知道我們要來拜謁麼？」神鳩點頭，歡叫了兩聲，便朝前引路飛去。李洪久聞

神鳩之名，尚是初見，笑問道：「聞說神鳩得道數千年，妖邪鬼物望影而逃，怎和老鷹差不多大，莫非故意縮小的麼？」末句話未說完，神鳩身形忽然暴長，兩翼立即伸長十多丈，鐵羽若箭，根根森立。身上更有栲栳大十八團金光環繞，目光宛如電炬，回顧三人。張開那比板門還大得多的鐵喙，一聲長嘯過處，身子倏又暴縮成拳大一團黑影。那十八粒金光，也縮成綠豆般大，宛如一蓬星雨，朝前面峰腳下射去，一閃不見。李洪笑道：「神鳩果然靈通變化，不比尋常。差一點的妖人，休說與之對敵，嚇也被它嚇死。人言它性情過於剛烈，也真不假，我只隨便一說，立時顯出顏色來了。」謝琳笑道：「祇你小娃兒家口沒遮攔，說話冒失。它去得那麼快，也許生氣了呢。」李洪笑道：「我本疑似之詞，又沒說它不好，怎會見怪？顯點威風我看，也許有之。」

謝瓔忽然驚道：「神鳩所去之處，不是倚天崖，莫非楊師叔換了仙居，命它來接引麼？」李洪、謝琳也被提醒，見那地方偏在倚天崖左的百餘里峽谷之中。倚天崖矗立大雪山川邊界上，四外景物本就荒寒，那條峽谷更是險惡陰晦，隱祕非常，更有高峰危崖掩蔽。三人若不是飛得甚高，又有神鳩前引，決難發現。心想這等寸草不生的窮山暗谷，主人怎會移居來此？峽谷中間一段，谷徑長約里許，寬祇數尺，兩邊均是危崖，三人已經飛過。李洪因覺神鳩好玩，飛得又快，相隔近二百里的峽口，晃眼飛投下去，一閃即逝。先前因將到達，未催遁光急追，竟未看出下落，尋時格外留心。偶一回顧，瞥見身後危崖，近地面一段竟是空的。二女也恰回顧，謝瓔首先心動，覺出有異，見李洪正要開口，忙使眼色止住，故作前飛。越過谷徑，再打一手勢，同隱身形，往回急飛。落到谷底一看，原來那中間一段，空中下視，彷彿一條裂縫，寬祇二三尺，下面卻甚寬大。一面危崖低覆，凹進之處竟達六七十丈寬深，直似把山腹掏空，成了一個大洞。因前面入口寬祇尺許，崖石厚達數丈，又甚傾斜，便走近前，也當是峽谷盡頭，不易看出。

方覺洞中空空，無甚異物，忽聽一聲鳩鳴甚是洪厲，同時瞥見當中地皮下陷一個巨穴，邪氣隱隱。各運慧目定睛一看，一股綠氣突然涌起，內中裹定三個大隻如拳的骷髏頭骨。一出現，便在綠氣之中上下滾轉，其疾如電，晃眼幾百轉滾過，吱吱幾聲鬼叫過去，綠氣忽連骷髏落地爆散不見，化作三個周身灰白色的赤身怪人，俱不甚高，相貌獰惡已極。身外各有五尺長一朵火焰燈花，各持着一根死人骨朵，一個三寸大小的六角環，非金非玉，色作灰白，環中碧鋒交射，密如針雨，看去和刀圈相似。三怪初現形時，似有畏難之色。及聽神鳩在外鳴嘯不已，正在互相推託，分人出外探看，穴中異聲忽起。三小怪人聞聲全都驚惶已極，慌不迭各把手中六角環一晃，那環隨即暴長到五六尺方圓。當頭一個環中現出一個古神鳩的影子，似被邪法困住，在裏面左衝右突，忿怒已極，無如被那一圈碧鋒綠氣吸緊，脫身不得。另外兩環，卻是空的。

李洪並沒把妖邪看在眼裏，幾次想要出手，均喫二女阻住，不令言動。等三個形如鬼物的赤身怪人走出，互相一打手勢，謝琳首先往外飛去。謝瓔剛把七寶金幢放出，壓向穴中，忽聽穴中遠遠傳來兩聲極淒厲的鬼嘯。同時外面震天價一個迅雷過處，雷火金光交映中，耳聽謝琳大喝：「休放妖邪逃走！」聲纔入耳，三小怪人已經電駛飛回，那現有鳩影的妖環已經失去。瞥見金幢祥光徐徐轉動，霞輝四射，花雨繽紛，歸路已斷，同聲慘嗥。兩個想往外面分路衝逃；一個就地一滾，化爲一溜綠氣，往地下便鑽。哪知遇見剋星照命，七寶金幢威力神妙，一經施爲，多厲害的妖邪也難脫身，更能憑着主人心意發揮威力。這上下方圓數百丈地面，全在禁圈以內，何況相隔這麼近，另外兩人還有防備。不過謝瓔想看看妖孽邪法究有多高，是否如先前所料；又因心性慈祥，當地雖然無甚賦有邪氣的生物，又是深藏山腹之內，終防萬一有甚傷害，不肯發出全力，勢子稍緩而已。綠氣纔一沾地，便喫祥光裹入金幢之內，消滅無迹。另外兩個怪人，一個被李洪擋住左邊出口，胸前放出一片霞光，先將怪人裹住，斷玉鉤隨即飛出，兩道寶光交尾一絞，便成粉碎；另一個喫謝琳揚手一串連珠霹靂，同時了賬。剩下幾縷殘餘妖煙邪氣，連那骨朵、妖環全被金幢祥光吸去，晃眼全滅。謝琳道：「此與癩姊姊所說蚩尤墓中三怪一般路數。必是記恨神鳩，不知怎會被他們將形攝去？先前神鳩來迎，多半楊師叔不在庵中，自知有難，欲引我們來此相助。恰值邪法攝魂，它用那十八牟尼珠抵禦，洪弟恰在說它，適逢其會，並非逞能呢。」說時，地底忽然隆隆大震，山崖似要崩塌，喫謝瓔金幢略轉，便即止住。李洪道：「適聞穴中異聲，三怪必在遠方主持。現成地穴，何不尋去，永除後患？」二女同道：「你真看事容易。三怪行動捷逾雷電，追趕不上。他們剛纔妄想發動地震，喫我鎮住，地穴已經填沒。何況妖邪所開地穴就算還在，也由其主持運用，急切間如何追尋？如用金幢硬衝，豈不又要造孽傷生麼？」

話未說完，神鳩已經飛進，仍是蒼鷹般大，朝着三人歡嘯不已。謝琳因當地曾有妖邪出入，爲防捲土重來，又下了兩層伏魔禁制。方始各收法寶走出，一同飛起。神鳩這次纔是朝前引路，並沒往別處飛走，相隔百多里路，晃眼飛近。正要往倚天崖上庵門前飛去，神鳩忽然回顧三人，叫了兩聲，繞崖而過，往葉繽煉法的絕尊者故居雙杉坪對面山腳下飛去。三人疑心另外還有妖邪伏伺，趕去一看，那地方乃是一片童山削壁，神鳩已先飛到。爪喙齊施，朝壁上畫了幾下，張口噴出一團金光，一股紫焰射向壁上，山石立即裂開，現出一個石洞。方覺神鳩變化通靈，神通廣大，祇惜不會人言，是個缺點，楊瑾已由洞中迎出，三人忙同禮拜。楊瑾拉起，同到裏面落座，笑道：「這孽畜枉自修煉數千年，劫後重生，又經家師佛法點化，雖不似前兇野，天性仍是那麼剛烈，又喜多事，時常累我清修。日前忽與三怪結仇。我知三怪無怨不報，此鳩在化去橫骨以前，尚有兩次

大劫。憐它雖然性暴疾惡，對於主人和同道鳥友，倒也忠義。正趕葉道友這次重返雙杉坪閉關煉法，不日完滿，期前不免邪魔煩擾，欲爲暗中護法，移居在此，就便結壇，爲她解去這場大難。彼時葉道友也功成出來，正好合力將三怪引來，一齊除去。事雖勉爲其難，並非無望。它偏心急，耳目嗅覺又極靈警，知我在此護法防魔，每日都在留心守伺。三怪因我設有佛法禁制，推算不出虛實，昨早命一得力妖徒來此窺探，被它在洞中聞出邪味。此洞原是山腹中空之處，並無門戶，出入均須行法。此鳥功候甚深，隨我這幾年，這類禁法已經通解，本身又有裂石開山之能，阻它不住。先想用它身佩十八牟尼珠將其禁住，不令外出，因它急叫不願，祇告誡了幾句，沒有施爲，又當煉法正緊之時，竟喫開禁走出。它專長抓食這類兇魂戾魄煉成的精怪和殭屍一類的邪魔。妖徒本難免死，偏喫了性急的虧。妖徒知道此間人鳥均不好惹，來時隱了身形，並還備下退路和替身。其實此鳥神目如電，老遠便能聞出邪味，隱形無用。如若故作未見，聲東擊西，冷不防噴出丹氣紫焰，張口一吸，妖徒便無幸理。它始而性急，一出便照直飛撲過去。臨快下手，一見不是三怪本人，便存輕視，忽想生擒回來，由我問出口供，再行享受。又因在峨眉開府時得了一口飛劍，經我無事時略加傳授，居然與身相合，常想賣弄。於是沒噴丹氣，卻將飛劍吐出，以爲它那飛劍不比尋常，想將妖徒脅迫入洞。哪知妖徒詭詐已極，邪法又高，李英瓊紫郢劍尚難傷他，何況別的？隱形無用，本在行法欲逃，如來得及便下手暗算。一見所用飛劍，正好乘機暗下毒手。一面故作張皇，現形欲逃，冷不防，暗用白骨鎖心環，將它真形先行攝去；一面化作一朵火焰，還想另施毒手。總算此鳥應變尚速，看出飛劍無功，妖徒有詐，心靈一有警覺，立將紫焰噴出。妖徒知難迎敵，方始穿地逃去。神鳩回到洞中，尚不知真形被攝。後來三怪邪法發動，心魂欲飛，纔知不妙。幸而身懷佛門至寶，略一運用，便即無事。三怪自不死心。白骨環乃蚩尤胸骨所製，爲二怪鎮山之寶，例存墓中，向不輕出。再如三環同用，一任道力多高，也擋不住。記仇心切，本身又在養傷，決計先殺此鳥，日後再尋我的晦氣。便命門下三妖徒，仗其本門玄功變化，將三個白骨環一齊帶來，由地底潛行，在你們所去谷洞之內，設好埋伏，誘令此鳥上當。它如不多事，祇須捱過今夜，佛法煉成，加上九疑鼎，便可將計就計，連妖孽師徒一網打盡了。想是運數所限。

「適纔大方真人命人來此投書，上說阮徵被困火雲嶺神劍峰魔宮之中，已近兩年，災孽將滿。昔年阮徵被妙一真人逐出時，曾允有事相助。無如魔宮山主尸毗老人得道千年，法力既高強，阮徵和他前生魔女又有屢世夙緣。此老以前雖習阿修羅法，爲魔教中第一人物，但他昔年立志欲以旁門證果，千年苦修，備歷災劫危難，從未做過一件惡事。這兩年來閉關期滿，改修佛法，雖以嗔念未盡，暫時難參上乘佛法，已經兼有兩家之長。此事他又有理可說，不便和他動強，並且阮徵仗着定力堅強，性行誠潔，被困兩年，已

將孽盡難滿。不過最後一關尚須佛法暗助，始能圓滿，雙方交受其益。但是此老爭強好勝，又最喜愛靈慧有根器的幼童。大方真人日前默運玄機，推算因果，祇有李洪能勝此任。恰巧大雄神僧西方至寶金蓮寶座又爲所得，更易成功。因金蟬、石生等七人近由陷空島誤入北極地軸，走往小南極天外神山。大方真人早知此事，前在銅椰島分手，曾賜金蟬一件法寶，告以將來如遇一身具六首四十八足、精於玄功變化、幻形美女、能運用太陰元磁真氣的怪物，被其困住，可用此寶求救。此寶原是兩塊刻有符籙和太極圖形的鐵牌，乙真人也留有一塊。無論相隔千萬里，祇一如法施爲，立生感應。這時恰巧接到求救信號，時當極光最盛之際，乙真人那麼高法力，如欲衝越過去，也非容易，必須仍由陷空島地軸通行。相隔十數萬里，先是不願延遲，使金、石諸人喫苦，意欲早去。又算出你三人今日來取前古神油，特命司徒平與我送信，請我傳授此寶用法；並將所附柬帖轉交，令在此間開看，借我法力禁制，以免對方由魔宮寶鏡中查知，別生枝節。司徒平還未起身，乙真人忽得妙一真人由休寧島飛劍傳書，說金、石諸人祇此一場困厄，過此便無往不利。加以妖物寒蚿貪戀七人屢世童貞，志在必得，決不加害，晚去些日無妨，並且淩雲鳳師徒不久也要趕去，她持有前古至寶宙光盤，專破磁光和太陰元磁真氣，無足爲慮。到時烏牙洞之行，萬不可緩，務請與天殘、地缺踐約之後再去。乙真人方始息念。

「司徒平來時，我又恰在入定，神鳩本來認識，開山放進。他爲人恭謹，不肯驚動。偏巧另奉師命，有事秦嶺，必須趕往，好在詳情均在信上，便向此鳥略說來意，禮拜留書而去。此鳥聽我說過七寶金幢威力，一聽寶主人就快要來，立即迎了上去。剛遇見你們三人，妖徒也快趕到，內中一個忽用妖法攝形。本是存有戒心，意欲三環合用，試上一試，如能就此將神鳩魂攝去，便省來此犯險。哪知另外兩環不曾攝形，連在一起，力雖加強，並無用處。此鳥自然警覺，知道仇人已來，此次非它所能抵敵，一面發動牟尼珠，擋了一擋；一面縮身隱形，引你三人前往，將三妖徒除去，破了攝形之法。我恰回醒，知這一來，仇怨更深。三怪也不敢再自恃邪法玄功，輕來犯險。可是不來則已，來必厲害，此鳥必有一場大厄。事已至此，祇率聽之。李洪本習佛法，近日玄功精進。金蓮寶座用法極易傳授，你祇要記住珠靈澗外層六字靈符，再由我傳一訣印，立可應用。大咎山之行，應在五日之後。火雲嶺卻須早去，燈油現成，事不宜遲，看完柬帖便須起身了。」

李洪一聽阮徵有難，早就心急，忙接柬帖一看，不由驚喜交集。楊瑾隨向二女要過心燈，取一玉瓶，將瓶中神油注入，傳了訣印，命帶心燈起身。二女也要同去。楊瑾略爲閉目尋思，笑道：「柬帖你姊妹也各看明，同去更多一層助力，但須用無相神光隱身。祇能

由李洪一人出面，照柬帖所言行事，卻不可顯露形迹，也不可到峰頂上去呢。」二女領命，便同拜謝辭別，楊瑾親送出洞。謝琳見神鳩低鳴連聲，意似感謝，忽然心動，笑對它道：「你放心，我大咎山回來，也許能幫你除此一害。」神鳩歡嘯了一聲。說時已行至洞口。楊瑾喚住三人道：「你們由此起身，比較穩妥。」三人隨即隱形飛起，往火雲嶺神劍峰而去。

當地在滇緬交界的亂山之中，四周山嶺雜沓，高峰入雲，上矗天半。山陽一面上下壁立如削，無可攀升。峰半以上終年爲雲霧包沒，看不見頂。左右兩面溪谷迴環，幽險莫測，其中更多毒蛇猛獸，森林覆壓，往往二三百里不見天日。林中蚊蛇毒蟲類以千計，更有毒蟻成羣，大如人指，數盈億萬，無論人獸與之相遇，羣起猛齧，轉眼變成枯骨。瘴氣迷漫，中人立斃。故爲人獸足迹所不至。祇山陰一面有一橫嶺，乃哀牢山支脈，由蒼山蜿蜒而來，與峰相接，成一數千丈高的斜坡，與峰相連。沿途草莽怒生，灌木盤虯，更多險峨，亦難直達。本來四面無路可上，三人因有大方真人預示途徑，一起身便直往半峰雲霧中飛去，到後一看，雲上竟是別有天地。原來那峰周圍有百十里方圓，雲層以上忽作圓錐形，往裏縮小，現出大片平地。上豐下銳，孔竅甚多，宛如朵雲高起，矗立雲端，高出霄漢，天風浩蕩，煙靄蒼茫。四望雲外，大地山河宛如蟻蛭，歷歷可數，景絕壯闊。上半峰巔，果如卓劍，知那魔宮就在劍柄護手兩頭。山主尸毗老人父女分居其內，上下皆有禁制，仙凡不能衝越。李洪便請二女埋伏峰半崖坳之中，潛爲接應。自己照仙柬所示，覓到峰側盤道，用佛法隱身，潛蹤而上。魔宮禁制森嚴，止此一條道路，專供魔女平日遊山之用。但離峰丈許以上，便爲禁法所制，不死必傷，並難脫身遁走。峰形如劍，上下筆立，盤道環峰而建。其間洞壑靈奇，水木清華，移步換形，時有勝景，令人應接不暇。外觀卻如一條青線，盤繞峰腰之上，時隱時現，斷續相間，峰高前突，已難窺測。入口一帶，乃一暗洞，寬祇容人，高僅數尺，深約十丈，不知底細的人絕難發現。

李洪知道此行如用法力飛行，易爲對方警覺，前段必須步行上去。好在途徑避忌均已知悉，隱形又極神妙。祇要走到峰左魔宮平臺之上，大功即可告成，便飛步徑直而上。沿途所見瑤草琪花，美景甚多，也無心觀賞。仗着奔馳迅速，不消多時，便趕到峰巔。那峰上層，宛如一個倒丁字形，魔宮分佔兩邊橫頭之上，地大各數百畝。魔宮金碧輝煌，峰石如玉，宛如一根絕長大的碧玉簪，一邊擔着一幢金霞，卓立天漢雲海之中，氣象萬千，壯麗無倫。魔女所居在左，平崖突出，下臨無地，魔宮便建其上。前邊一片花林，燦若雲錦，花大如碗，多不知名。李洪剛由林中突出，遙望魔宮前面，一夥美豔如仙的少女，擁着一個身着青羅衫的少年緩步走來。李、阮二人屢生至契，一望而知，那少年

便是平生惟一的好友阮徵。料知難發在即，又想起和二女分手時謝琳面上神色，似有不服之意。恐其自恃法力，用無相神光隱身，冒然掩來，一觸主人禁制，便生波折，良友關心，好生愁慮。那一夥人又走得慢，直似閒談玩景，不似變生頃刻之勢。再稍前進，便入禁地，易被覺察。沒奈何，祇得守在花林旁邊一株石筍之上，靜立相待，以備接應。當地看似一片絕好園林仙境，實則禁制重重，埋伏殺機。惟恐發難時相隔太遠，不及救援，事機瞬息，稍縱即逝，心情正在緊張。阮徵同那一夥少女竟似預有成約，當地美景甚多，均未瀏覽，直往林前走來。神態偏又那等從容，若無其事。心方奇怪，來人已經停步。正對花林外面是一個十畝大方塘，水清見底，荇藻紛披，寸鱗可數。左通小溪，右傍花林。當中有一晶玉所建水榭，兀立水上，通以朱欄小橋。水謝頂上是一玉石平臺，相隔石筍祇二三十丈。阮徵等已到平臺上面，這纔看出，內一黃衣少女，雲帔霞裳，儀態萬方，周身珠光寶氣，掩映流輝，容光照人，美絕仙凡，似是衆中之首。一到平臺，便與阮徵分坐青玉案側玉墩之上，諸女侍立兩側。

待不一會兒，黃衣少女隨顧左右說了兩句，內一侍女意似不願，黃衣少女鳳目微睜，立現怒容，諸女分別各去。阮徵和那少女便爭論起來。隱聞少女說：「你非此不能脫難。我雖經慘劫，不過苦難三年，有我父在，終不至於滅亡。而你異日道成，倘能念我對你三生熱愛，將你師父的毒龍丸與大還丹各賜我兩粒，也不在我對你這番癡情苦心，就足感盛情了。」阮徵道：「我誤你兩世仙業，你又爲我身遭慘死，受盡苦難，本是不解之冤。蒙你大恩寬宥，自行化解，深情厚德，終生難忘，愧負已多。我已連鑄大錯，如何又使你爲我受此慘禍。祇要你對我寬恕，令尊法力雖高，我不過每隔些日受上一回苦難，並不能奈我何，反倒加強我的道力，有甚相干？你因對我情癡太甚，見我每月必受幾次金刀刺體、魔火燒身之厄，愛莫能助，心生憐念，故而出此下策，不惜捨身相救。此時你我二心如一，無事不可明言。實不相瞞，我仗本門法力與二相環守護心神，令尊毒刑，我並不怕，反以爲非此不足抵消前孽，似禍實福。倒是你以前對我深情密愛，有時過分，尤其情癡太甚，有失常度。我既不能自毀道基，屈意相從，終於兩敗；又不忍對你難堪，加重冤孽。當時你那玉骨冰肌，雪膚花貌，無異刀林箭雨攢刺全身；淺笑輕顰，柔情媚態，更似烈火毒焰燒心的骨。又是日夕相處，軟硬兼施，隨時皆可發難。不比令尊毒刑，至多隻一日夜，甚或片刻之間，即可耐過。彼時你神智失常，全無理性，魔法又高。我爲防誘惑，一面鎮攝心神，一面還須甘受凌逼，婉言勸解，以防羞惱成怒，情急生變。彼時處境，輕重皆難，內心苦痛更有甚於魔火金刀之厄，至今思之，猶有餘悸。現你既已如夢初覺，不聽老人亂命，我便無所顧忌，別的何足爲慮？我自日前彼此把話說明，對你敬愛甚深，便沒有這兩生夙孽，也不忍傷你分毫，何況目睹心中敬愛的人，爲我受此慘禍呢？我每日但得來此一遊，終有脫身之望。因我許多話不便先泄，大約出困當不

在遠。異日道成，便來接你，一同清修，天長地久，共享仙福。昨日已經言明，靜俟時機，或是另作計較，如何又欲變計，定以身殉呢？」

少女嘆道：「哥哥，你哪知道爹爹的神通和厲害呢！適纔因師弟密告侍女阿壹，說爹爹當初原想人非木石，我的容貌也非庸流，早晚你必能被我癡情感動；他又以毒刑煎逼，迫你降順。知我彼時雖然怨你薄情，但仍愛你深情，勝逾性命，見你受苦，自然不捨。於是每次行刑，故意弄出一點空隙，以便我私人解救，所以你身受苦難，多是片刻即完。祇有三次，經時一日夜以上。那是他聽侍女告密，說我百計千方呈身自薦，不顧羞恥，種種難堪。每次受傷歸來，又是那等服侍將護，無微不至，深情一往，任是鐵石心腸，也應動心。你卻始終置之不理，至多說上幾句花言巧語；再不，竟同老僧入定，無一次不使我傷心已極。爲此大怒，立意懲罰，以全力禁制，使我不能衝入相救，給你多喫點苦。這還是他身爲我父，不願看見兒女之私，並防師弟由寶鏡中看出，將這裏全境預以法力掩蔽，祇聽侍女口說，如真見我那些俯就醜態，更不知對你如何楚毒了。我沒想到侍女饒舌，不能入內解救，向他哭求了一夜，纔行將你救出。你除心智靈明未滅外，事後苦痛尚非人所能堪，獄中情形可以想見。好容易調養痊可，我不合又生慾念，強迫同好，你又不從，第三日便喫攝去。我纔查知侍女告密，向爹爹哭求不允，正要斬殺侍女泄忿，再去拼命，爹爹忽然將你放回，祇不許殺那侍女。我見你周身糜爛，心如刀割，恨那侍女不過，方要毒打報仇，忽被師弟奉命救走。由此逐出宮去，不令隨侍。第三次，原是我不好，因往參謁，想起傷心，爹爹盤問，略說了幾句。當時激怒爹爹，說此時此地祇有妙一真人和天蒙、白眉兩禪師可以救你。但你負我兩世夙冤，情孽糾纏，因果相循，爹爹於理無虧。這三人，一個是方今正教宗師，兩個是有道神僧。除你自行化解，三人法力雖高，決不肯做此逆數背理之事。爹爹當時無殺害之心，刑卻更毒。我知失言，這場毒刑以次加重，越往後越難當，哭求不允，祇得橫心拼命。總算爹爹愛我，恐我以身殉情，於危機一發中將我放進，救你回宮，由此對你便不再似前此惡毒。我更時刻留心，見人失蹤，立即趕去。所以你以後每月例受苦難，祇要我強行衝進，便即救出，爲時不多。如非衝入費事，簡直連那片刻之苦都不會受了。爹爹見我不念兩世殺身之仇，今生情癡更深，時將兩年，依舊固執，昨日談起，大爲忿恨。知你道心堅定，功力甚深，又有至寶防護心靈，料我決不傷你，便設下法壇，施展魔教中九天十地大修羅法。到時先將我禁住，以免從殉。再將你擒去，化煉成灰。也不傷你生魂，仍放投生，祇將你本身多生修積的靈智攝去，爲我補益。這麼一來，我靈智道力無不大增，慾念一消，夙孽也解，就不致再做癡心殉情之想了。即便你師父知道，以你一命償我兩命，也不爲過。禍在旦夕，除此無救，你如何還可延遲呢？」

阮徵聞言，先頗喫驚，聽完慨然答道：「我寧遭慘死，墮入輪迴，縱然轉世成了凡胎，毀卻數百年功力，祇要心志堅定，終有成功之日。何況前生恩師良友以及各位師執尊長，見我處境如此，決不坐視呢。我志已定，決不容你行此拙計。」少女笑道：「我自受你感化，情發於正，已決不再以色身相示。今當生離死別之際，爲示我心志堅定，使你一見，當不致說我食言無恥。你來看！」說罷，慷慨起立，兩臂一振，滿身霞帔雲裳一齊委卸，除胸前有形似背心的一片冰紈遮住乳陰外，通體立即赤裸。人本極美，這一來，把粉彎玉腿一齊呈露，越覺柔肌如雪，光豔照人。阮徵一着急，指上所佩二相環立化一圈虹霞飛出，將少女全身罩住。口中急呼：「我實愛你，妹妹不可！」李洪不願見裸女形態，無如事機正迫，不容少懈。方在暗道：「晦氣！」晃眼工夫，少女從頭至腳，突現出無數小金針、金刀、金叉之類，長約二寸、三寸、五寸不等，俱都深深釘入玉膚之內，有的看去已經刺入骨裏。胸前七把金刀，更是長達尺許。金光閃閃，看去可怖，通身釘得密層層，刺猬一樣。少女隨笑道：「這二相環與你心身相合，爲你防身。我爹爹如施全力，尚且難當，如何攔得住我魔教中最惡毒的金刀解體化血分身大修羅絕滅神法？我只要心念一動，不必自己拔刀，全身立化血雲而起。快快依我收去，休傷一件至寶，照計行事，免被爹爹追回，平白送我一命。祇要你能圖他年聚首，便是憐我癡情，真心相愛。否則我志早決，魔法已經發動，不能收回。除非我佛菩薩親來，此時便我生了悔心依你，我也無法自救。轉不如聽我良言，來生尚有相逢之日。如非愛你過甚，不捨分離，想在死前多看得一眼是一眼，等你答應起身，我再發難，也放心些。不然的話，我已祇剩一點精氣化成的血雲，休說肉身不受三年煉魂之苦，連神魂都散而不成形了。好哥哥，你聽我的話，走吧。」少女心志雖然如此壯烈，起初並不帶一點愁苦容色。尤其聽到阮徵說是愛她，更是媚目流波，滿臉欣慰之色。及至說到末幾句上，想是會短離長，柔腸欲斷，滿腹悲苦，再也支持不住。始而翠黛含顰，隱蓄幽怨，漸漸語帶哽咽。到了末句「哥哥走吧」，竟然不勝悽楚，星眸亂轉，淚隨聲下。人是那麼美豔多情，聲音那麼悽婉，處境又如此壯烈悲苦，端的子夜鵑泣，巫峽猿吟，無此淒涼哀豔。李洪九世修爲的童貞有道之士，也被感動，心酸難過。

少女見阮徵不肯收那二相環，不住以好言求告，滿面愁苦，惶急萬分，不禁破涕爲笑道：「我爲愛你太深，不惜百計千方，屢以色身誘惑。現雖蒙你見憐，允做名義夫妻，他年同修仙業，我也知你至誠君子，不會欺我，終覺爲形勢所迫，爲解夙孽，不是真心相愛，想起前事，引爲奇恥。今得見你至情流露，百死無恨。除不捨這長時之別外，祇有更喜慰。料你二相環不肯收去，這件法寶，於你異日修爲關係至大，我決不捨損傷我心愛丈夫防身之寶，但決阻我不住。爲全此寶，說不得，祇好拼受痛苦，以次而行了。」說罷，口皮微動，胸前七把金刀便緩緩自行拔起，刀上金光驟轉血紅顏色，少女酥胸上鮮血立

即隨刀上涌。阮徵見狀，不禁收環撲抱上去。李洪知是時候了，忙即現身喝道：「二嫂無須拙見！我來接應二哥，持有佛門至寶在此，你二人均不妨事。祇請世嫂暫等三年，便與二哥同證仙業了。」話未說完，佛門至寶已先發出，化爲一朵畝許大的千葉蓮花寶座，飛向男女二人頭上。李洪再掐靈訣一指，蓮花上突涌起一圈佛光，照向少女身上。少女此時本是苦痛萬分，眼看形神將化血雲而散，忽見李洪現身，聽出來是丈夫好友。但知魔法厲害，萬無解救，既不信一個幼童有此法力，又恐來人失陷，話未聽完，便負痛急喊：「你那法寶無用！來人快走！」佛光已照向身上，立覺金芒掩耀，神鐵無光，通體清涼，疼痛全止，魔法自解，全身金刀、金叉、金針之類紛紛墜地。事出意料，心中狂喜。同時瞥見前退侍女由魔宮左角蜂擁而來。爲首一女，隔老遠將手一揚，花林四外突然血焰飛揚，中夾千萬金刀，潮水一般，向平臺上涌到，大片園林立成刀山血海，李洪歸路已斷。少女見狀，一聲嬌叱，將手一揮，四圍血焰金刀便不再進。口中急喊：「哥哥還不快走，等待何時？」這原是轉瞬間事：李洪早連寶座一齊飛向平臺之上，不等少女說完，飛身上前，手拉阮徵，另一隻手一揚靈訣，蓮座往下略沉，阮、李二人飛身其上。佛光隨將二人罩住，寶座千層蓮瓣齊放毫光，擁着二人，電也似疾，更不再由故道，衝破千層血浪金刀，往花林上空突圍而出。耳聞身後風雷大作，宛如百萬天鼓一齊怒鳴，聲勢驚人。回顧少女，手執一枚金環，由環中射出一道黃光，一晃分佈開來，將血焰金刀阻住，似在斷後神氣。同時又聞遠遠傳來一種鐘磬之聲，悠揚娛耳。

李洪料知尸毗老人已經警覺，血焰金刀已被少女阻住，正好逃走。剛飛出不遠，忽想起小寒山二女尚在峰半崖洞之中潛伏。略一遲疑，猛聽空中有一老人口音喝道：「孺子何來，竟敢犯我禁條麼？」聲纔入耳，便見前面高空中懸下一條寬達十丈、長約百丈以上的黃光。當中站着一位老人，生得白髮銀髯，修眉秀目，獅鼻虎口，廣額豐頤，面如硃砂，手白如玉。穿着一件火也似紅的道袍，白襪紅鞋。相貌奇古，身材高大，宛如畫上神仙，手執一個白玉拂塵，擋住去路。相貌那樣威嚴，面上卻無怒色，手指二人道：「你這娃兒雖然無知，這等膽大，倒也罕見。先不問你來歷，我只問你：你救這人，欠我女兒三生孽債，尚未清償，你們一走，就算完了麼？」李洪法力甚高，年幼膽大，屢世修爲，見多識廣，人又靈慧機智，一見這等聲勢，知非易與。又因阮徵乃屢世患難骨肉之交，知他成敗安危，係此一舉。本意委曲求全，但求免難，不肯操切從事。何況來時又經高人指教，竟把往日遇敵勇往直前之氣去個乾淨，破例小心起來，當時躬身答道：「我與令婿多生至友，義同生死。明知你老人家法力無邊，得道千年，此舉無異以卵擊石。但是交深金石，不容袖手，爲此甘冒百死，來犯威嚴。師長父母均未請命，純由義氣所激，一意孤行。幸託我佛默佑，僥倖成功，令愛冤孽亦同化解。尚望你老人家念在世哥阮徵九世苦修，能到今日，煞非容易，並念翁婿之誼，許其暫離仙山。三年之後，

再接令愛去往海外同修仙業。令婿固感玉成之惠後輩也同拜大德了。」說時隱聞身側有一女子聲音冷笑，知是小寒山二女隱伏在側，心方一放。老人還未即答，猛又瞥見一個相貌奇醜的魔女，駕着一朵血雲電馳飛來，近前說道：「小賊另有同黨，不知用甚法寶隱身，暗將禁法破去三層，小仙源入口山徑也被毀去好些，阿鬟並受重傷，主人千萬不可放此二人逃走。」

老人聞報大怒，喝道：「孺子大膽乃爾！我在此修煉千年，從無一人敢犯我一草一木。你來此救人，念在爲友義氣，本不想與你計較，略問數言，便即放走。你竟敢率人毀我靈景，傷我侍女。就此放你，情理難容。就算我女兒孽緣已解，也須將我靈景復原，還須問明情由，方可酌情釋放。」話未說完，忽聽謝琳在暗中插口笑道：「老人家枉自修道千年，爲何這麼大火氣？阮道友所欠乃是令愛孽緣，與你何干？逞能出頭，已嫌多事。冤孽未解，也還可說，如今債主已自願了結，反而怨你行事狠毒，你仍出頭作梗，理更不通。如說毀你山中景物禁制，須要賠償，那麼阮道友與你並無冤仇，無故將他困禁兩年，受盡金刀、魔火、風雷之厄，你將如何賠法？」老人已怒不可遏，厲聲喝道：「何方賊婢，敢在我面前饒舌強辯？」隨將手中玉拂塵一揮，立有千百萬朵血焰，燈花暴雨一般飛出，佈滿空中，將阮、李二人金蓮寶座一齊圍住。雖因佛光環繞，無法近身，但是上下四外已成一片血海。李洪心靈上立有警兆，知道老人魔法至高，自己法力新得，雖習禪功，功力尚差，一個衝不過去，全數被擒。所幸老人未自道名姓。心中愁急，方欲婉言分說，與之辯理，忽聽謝琳傳聲語道：「洪弟，你不要慌，事情有我擔待，祇准備走好了。」阮徵同時也要挺身向前理論，聞言略一遲疑，二女七寶金幢已先發動。李洪深知謝琳近日性情法力，料將決裂，難於挽回，因受大方真人之誡，惟恐做過了分，將來更難化解。一面傳聲密告二女，不可現身；而把靈嶠三寶連同斷玉鉤同時施爲。也不前攻，祇將寶座四外護住，擋在金幢寶光之前，高聲說道：「後輩不敢班門弄斧，祇望老人家大度包容。三年之後，再與令婿同上仙山，負荊請罪。我們暫時告辭了。」

老人本極高明識貨，明知金蓮寶座乃西方至寶，李、阮二人根骨福慧平生僅見；阮徵又孽冤已解，轉禍爲福；素性又最喜這等靈慧雋秀的幼童少年，本無傷害之意。此時追出攔阻，雖以千年威望所關，不願來人隨意出入禁地，事成之後從容而去，一半還是另有深心。不料小寒山二女久候李洪不至，謝琳首先不耐。又以阮徵乃妙一真人九生高弟，昔年法力高強，並有兩件至寶隨身，稍差一點妖邪，聞名喪膽，望影而逃。此次爲了犯過，逐出師門八十一年，在強敵林立，羣邪環伺之下，竟以精誠毅力，歷盡苦厄，排除萬難。這最後一場冤孽更是厲害，有力難施，師長良友全都愛莫能助。終仗着至誠苦志，感化魔女，同保真元，化敵爲友。人又生得那麼英秀，前在峨眉仙府，曾聽癩姑說起，

此人在同輩仙俠中有第一美少年之稱。不特一班異派妖邪淫娃蕩婦欲得而甘心，便是海外女散仙，甘棄仙業欲謀永好的也大有人在。靈雲姊妹未成道時，與之情分甚厚，歷劫九生，終能守身如玉，以迄於今，又將這仙凡所不能解的夙世愛孽奇冤一朝化去。聞名已久，早欲一見其人，又想就便觀賞魔宮奇景。謝瓔也有同感。謝琳既恃伏魔威力，又恐李洪年幼，不能濟事，略一商議，便即起身。路上疏忽，不曾步行，雖然尋徑飛馳，離地不高，仍將埋伏引發。謝琳雖聽楊瑾叮囑，但並未放在心上。哪知魔法厲害，牽一髮而動全身，到處皆是梗阻，金刀箭雨，血焰如潮。幸而此是魔女所居，主人正與阮徵死別生離，情愛纏綿之際，雖有警兆，無心及此。二女有無相神光隱身防護，居然衝到魔宮前面，沿途景物卻被毀去不少。

事有湊巧，那醜女便是魔女恨其告發阮徵，欲加毒打，後又逐出的侍女拉蠻。因爲求榮反辱，懷恨在心。算計兩年期滿，阮徵不從婚姻，魔女癡情，必將此人放走。爲想討好老人，近日常往伏伺。正與同黨侍女阿鬟在一小峰之上密語窺探，卻被二女隱形跑來聽去。同時阮徵和魔女正訴說前事，情致哀豔，令人心側，二女大爲感動。因聽兩侍女準備阮徵一逃，立將埋伏全都發動，擒去慘殺，心已忿其殘酷。跟着李洪發出金蓮寶座，剛將分身解體魔法破去，兩侍女也將埋伏引發。二女立時生氣，頓忘楊瑾之誡，謝琳先將滅魔寶籙施展出來。謝瓔又將碧蜈鉤放出，化爲兩道翠虹飛將出去。因不肯輕用七寶金幢，魔宮禁制又極神妙，阿鬘本不至於受傷。偏生平臺上魔女見阮、李二人還未起身，侍女已將禁制發動，惟恐情人受傷，又陷羅網，當時急怒交加，也未看清李洪有無同伴，猛以全力將所有禁制強行止住，雙方恰是同時動手。拉蠻狡詐，一見主人身上刀叉飛針自行脫落，人也未傷，魔法全解，大出意外。小主人不死，不問阮徵能逃與否，決不與己甘休，知事不妙，見勢先逃。阿鬟驟不及防，竟爲碧蜈鉤斬斷一臂，化道血光逃去。醜女拉蠻本往老人宮中告急，老人已經警覺追來。同時阮、李二人也飛身遁走，二女立即追去。這事本是一時疏忽，陰錯陽差，老人又預有算計。假使無人告密，老人必定裝作不知，雙方問答幾句，即可無事。無如醜女拉蠻本係老人記名弟子，因犯過惡，降爲侍女，人極奸狡，蓄有私心。自慚貌醜，老人又最恨淫惡，自見阮徵，便生忌妒。謀害未成，反與魔女結怨，仇恨越深。巴不得有事，一見老人追出，隨後趕來大聲告發。

老人雖有通天徹地之能，祇是嗔念未消，積習難忘，聞言自覺多年威望，情面難堪。又聽二女出語譏嘲，最奇是憑自己這麼高法力，竟看不出對方形影，越發有氣。剛剛出手將來人困住，本心迫令服輸，稍加懲治，仍願放走。哪知血焰剛涌上去，蓮花寶座佛光驟盛，已出意外。緊跟着又湧現出一幢上具七寶的金霞，祥輝瀲灩，瑞靄千重，將阮、李二人籠罩在內，血焰挨近，便即消散。認出此寶來歷，祇不知幢頂舍利已失。心方驚

急，李洪又將靈嶠三寶與斷玉鉤一齊發出，光芒萬丈，奇輝電耀，擋在金幢之前。都是聞名多年的仙府奇珍，西方至寶，竟在此時突然出現。一任老人平昔自負，也由不得心生謹慎，急怒交加，嗔念與好勝之心也被激發。正待施展玄功變化，改變初衷，與敵一拼，忽聽李洪以上說話，盛氣漸平。又覺對方法寶如此厲害，縱然煉就不死之身，不致受甚麼傷害，但是此時尚可乘機下臺，再若出手，一個制伏不住，盛名立墮，反而不美。心念一轉移間，遙聞魔宮金鐘連響，知有急事發生。忙按神光查看，纔知愛女爲防自己與逃人爲難，竟發動魔宮禁制，假裝向己求情，實則以死相挾。心想正可借此下臺，但須使對方知道，免其輕視。同時李洪說完，金幢寶光已在衝蕩血焰，向側面移動。爲示不與老人爲敵，行動雖緩，所到之處，那勢如山海的魔火血焰，已似狂濤怒奔，紛紛消散。老人忙把手向空一指，大聲喝道：「無知乳臭男女，現已放你，且慢逃走，聽我一言。」阮徵知道厲害，忙止二女，暫停前進。謝琳因老人辭色強做，意猶不服。總算謝瓔心氣和平，又因阮、李二人爲此行主動，不應相違，將金幢強行止住，不令謝琳開口。李洪先問：「老人家有何見教？」阮徵接口說道：「岳父息怒。我與令愛雖無肌膚之親，已有夫婦名分。蒙其深情厚愛，不特自解前孽，並允三年之後，與小婿同去海外合籍雙修，同證仙業。今當孽消難滿，蒙屢生良友解危脫困，冒犯威嚴，實非得已。所望岳父念在來人急於義俠，未知厲害，大度包容，使小婿重返師門，再事潛修，感恩不盡。」老人把兩道其白如霜的壽眉往上一揚，冷笑道：「此中因果，我原曉得。救人尚可酌情容恕，爲何毀我靈景，傷我侍女？本來欲加懲處，現因我女在宮中苦苦哀求，拼捨一身爲你們贖罪。如以爲你們持有仙、佛兩家至寶，便行自滿，日後來人再犯我手，就難活命了。」

這時對面現出一圈銀光，大約數畝，中現一座金碧輝煌、宛如神仙宮闕的魔宮洞府。魔女跪在一個法壇之上，四外盡是金刀魔火，圍緊燒刺，正在哀聲號泣，哭求乃父寬縱來人，聲音悲楚，慘不忍聞。阮徵見狀，慨然接口，厲聲說道：「我不忍見此慘狀。請速停止禁制，我束身待命，任憑宰割便了。」老人紅臉上方轉笑容，答道：「既允放你，決不食言。我女自作自受，以死相挾。此時雖然不免受傷，但亦無妨。你們去吧。」說到「去」字，把手一揮。先是光中刀火全清，祇剩魔女嬌聲悲泣，委頓在地，柳悴花憔，奄然欲絕。同時四外血焰潛收，晴空萬里，重返清明。老人也自隱去。祇覺一股重如山海的絕大潛力由後湧來，推着寶座、金幢，比電還疾，往來路飛去，晃眼遠出千里之外，方始停止。老人末句話的餘音，猶復在耳。謝琳幾次要想開口，均被李洪阻住，直到潛力收去。衆人又飛行了一陣，算計途程已達兩千里外，料知不會有事。剛把勢子放緩，想要互敘別狀以及各人經過，忽聽破空之聲，同時瞥見一道金光如長虹經天，橫空飛來。李洪與二女同聲急呼：「大姊來了！」

來人已經飛近，光中現出一年約十八九歲的道裝女子，正是峨眉四大女弟子中的齊靈雲。見面把手一招，便往左近山頭上飛去。衆人料知有事，忙收遁光法寶，跟蹤降落。互相禮見之後，靈雲先向阮徵道賀，匆匆略談別況，隨又說道：「昨日家母由休寧島飛劍傳書，上寫蟬弟等七人，因甄氏弟兄在南疆赤身寨爲毒刀所傷，同往陷空島求取萬年續斷，與島主發生誤會，困入迷宮。後經易氏弟兄與石生合力，由地竅中通行，誤走小南極天外神山，被盤踞當地多年的妖物萬載寒蛟所困。命阮師兄急往救援，家母代你保存的法寶以及四枚二相環均已發還，交我取出帶來。另有白眉禪師所賜心光遁符一道。此符飛行千萬里，頃刻即至，又當宇宙磁光最弱之時，當日便可到達。如過今天，磁光威力絕大，便有此符，也甚費事，並且你事完之後，日內還要重返中土，故非迅速不可。此環尚有一枚在申屠師兄手中，他得了一丸西方神泥，與之融合，如能六環合用，威力更大。無如他日內也有急需，暫不能取。你我劫後重逢，尚有多少話說，請即起身，日後相見再作長談吧。」阮徵聞言大喜，隨將法寶、靈符接過，一縱神光，往小南極飛去。

靈雲又對謝、李三人說：「大咎山之行，由今天算起，應在第四天上。早去便生枝節，務要留意。洪弟雖然年幼，此行尚還無礙。倒是二妹眉宇間隱伏殺機。自來道長魔高，尤其二妹近習滅魔寶籙，法力雖然高強，也必從此多事。所望殺戒少開，遇事務從寬大，便可少卻許多煩惱。屬在知交，特爲奉告，留意爲幸。愚姊新近移居紫雲宮，本意請去一遊，無如遠在東海，相隔數萬里，往返費時，萬一誤事，反而不美。異日事完有暇，再奉邀一遊吧。此三四日中，最好能尋一處知交姊妹，前往小聚，以待時至，往除毒手妖孽。以金幢威力，一日夜間即可將其消滅。如願迴轉武夷等候更好。愚姊尚另有事，行再相見吧。」說完，作別自去。

謝琳笑道：「靈雲姊姊人是極好，就嫌她稍爲有點頭巾氣。洪弟是她前生愛弟，性情卻不一樣，這等淘氣。」李洪未及答言，謝瓔接口道：「琳妹此言不對。他雖宿根靈慧，今生畢竟年幼。可記得你我未到小寒山以前，不也是帶着幾分稚氣麼？」謝琳笑道：「你還說他幼稚呢，平時那樣好勝喜事，多大亂子，他都敢惹。可是適纔對付老魔頭，說那一套，何等文雅謙和，酸溜溜的。你我當初說得出來麼？可見他也是欺軟怕硬，見景生情。不似尋常初生之犢，慣喫眼前虧呢。」李洪氣道：「二姊專挖苦我，也不想想今天是甚情勢？阮二哥和我多深交情，休說幾句軟話，爲他脫難，再大委屈我也願受。如非有所顧忌，一任對方多兇，我要皺一皺眉頭纔怪。」謝琳把櫻口一撇，笑道：「事後說狠話，誰相信你？像老魔頭那高法力的人，方今能有幾個？另換一人，自然你狠，何足爲奇？」謝瓔見李洪無話可答，賭氣把小胖臉往側一歪，假裝看山，不再理睬。知道

二人世交至好，無事常喜拌嘴。妹子心靈慧舌，妙語如珠，李洪稚氣天真，一說不過，就生悶氣，轉眼就好，已成常事，便笑說道：「琳妹，話不是這樣說。尸毗老人得道千年，法力兼有佛、道、正、邪諸家之長，實非小可。眼前各位長老尚且無人對他輕視，何況我們後生小輩？這次我們因候洪弟不至，前往窺探，本心不想爲敵，不料無意中觸動禁制，毀損好些靈景。他千年威望，不快自是人情，你不合出語譏嘲，越發激怒。當血焰猛壓洪弟法寶，尚未施爲之時，雖然西方至寶仍具極大威力，衝行其中，便不似毒手妖光雲幕那麼容易，我心靈上也有了警兆。幸我存有戒心，又知金幢舍利已失，未敢輕敵，無相神光不曾撤去，魔女恰在此時捨身求告，纔得善罷。否則，以我今日觀察，我三人結局，勝負正自難定呢。就以修道年齡而論，洪弟詞意稍爲卑下，也不爲過。何況對方乃阮師兄的岳父，而洪弟所說不亢不卑，也甚得體呢。分明我姊妹不來，事更易了；這一來，反倒生出嫌怨。此時想起，真覺多此一行哩。」

李洪立轉笑容道：「還是大世姊公平講理，不似二姊欺人。今日你也看見，以我三人所用，無一不是具有極大威力的奇珍至寶，可是休說衝蕩血焰，不似往日遇敵那等厲害，就以臨去而論，人家祇把手一揮，道聲『去吧』，那催送之力，晃眼竟把我們送出千里之外，法力可想。對方別的神通尚還未見，是否能敵，實是難料。就這樣，我也不肯怕人，祇爲來前乙世伯仙示再三告誡不可輕舉妄動，務以阮二哥爲重，不得不委曲求全。二姊說我欺軟怕硬，早晚找一個與此老有同等法力的人鬥他一鬥，看我李洪年紀雖小，法力不高，可是怕人的麼？」謝琳星眼微瞋，未及發話，謝瓔已先攔道：「你兩個都是小孩脾氣，這些閒話說它則甚？我們往返火雲嶺，尚有三四日的閒暇，往哪裏去呢？」李洪道：「我有主意了。昨天和你們說那花無邪志行高潔，向道堅誠，身世處境至爲可憐可敬。我們左右無事，何不前往珠靈澗助她一臂？」謝琳答說：「也好。」謝瓔道：「此事不妥。花道友劫難乃是定數，我們去了不能救她，反倒難過。至於懲治番僧，照昨日洪弟所說，已有申屠師兄在彼，更有淩真人暗助，何必多事？」謝琳道：「那麼我們到哪裏去呢？莫非在這荒山頂上露立四天麼？」謝瓔道：「如今各位姊妹道友，俱各奉命下山建立洞府，積修外功，都可以做主人。除幻波池，因聽李伯父的口氣，似乎不應再去外，餘者哪裏都可去，地方多着呢。」謝琳喜道：「我想起來了。前次峨眉開府，我姊妹幾乎被於媧的混元球裝走，多虧半邊大師賜我一根玄女針，纔得轉危爲安，甚是感念。她門下武當七姊妹，又有五人與我們交好，分手時曾答應日後有便，往作良晤。山在鄂西，鄰近四川，以我們飛行之速，往大咎山片刻可至，由彼動身，也頗方便。我意欲往作數日之聚，便踐前約，不是好麼？」謝瓔拍手稱妙。李洪卻不願意道：「我不慣和女子同玩，武當門下盡是些女弟子，有甚意思？你們去，我不去。」謝琳笑道：「你敢不去，日後你再出花樣淘氣，我們再幫助你纔怪。我姊妹不也是女的，你怎麼也跟

我們好呢？你剛到武夷拜師，因太幼小，好玩喜事，我們每去，你磨着出遊，好姊姊喊個不住，哪一次不是我抱你同去？如今又不願與女子同玩了，羞也不羞？你不知道石家姊姊她們人有多好，還不是和我們一樣？」李洪也笑道：「莫非這也算是我的短處？引頭帶我出遊，不也是你麼？第一次和妖人動手，還是你教的呢。去我便去，你要當着外人拿我取笑，我決不幹，當時就走。心燈在我手上，誤事你卻莫怪。」謝瓔接口攔道：「你倆姊弟，每到一處就拌嘴。洪弟也是多餘，我們比同胞骨肉還親，當着外人祇有誇你，怎會取笑？這裏景物荒寒，久留無趣，我們走吧。」

三人隨同起身，謝瓔爲防萬一，並還將遁光隱蔽。這時原是深秋天氣，沿途山野中，不是梧桐葉落，桂子香殘，便是黃花滿地，楓葉流丹，秋光滿眼，天色本極晴爽。哪知飛到武當附近，三百餘里暗雲密佈，天色忽變，再往前便下起雪來。沿途都是崇山峻嶺，山中氣候陰晴百變，地勢高寒，原不足奇。二女所居小寒山雖是仙靈境地，但在西藏大雪山後僻遠之處，四圍冰山雪嶺，亙古不消，看慣無奇。李洪長居武夷，地暖氣和，難得見雪，不住讚妙。謝瓔笑道：「這有甚稀罕？幾時你到我們小寒山一遊，當地到處冰封雪壓，終年愁雲低垂，暗霧沉沉，令人悶氣無歡，你一看就無趣了。」李洪道：「聞得小寒山靈境福地，鹿虎共遊，雀鼠同棲，瑤草琪花，四時同春，一派祥和氣象，怎會是這等晦暗景象？」謝琳道：「大姊說的是山外。這雪越下越大，看神氣已下多時，武當仙府定成玉砌銀裝。可惜時在九秋，嶺上梅開尚差一月，無由領略寒芳，美中不足而已。」說時，三人已經越過臥眉東西兩峰，直達武當後山絕頂，綠雲崖前降下。崖在半邊大師所居仙府張祖洞左側，地廣百畝，背倚崇山，面臨碧嶂。中間隔着一道大壑，浮雲低漫，深不可測，修竹流泉，映帶左右。對面峭壁上更有一條寬約丈許的大瀑布，自頂際缺口倒掛下來，順着崖勢折成長短數疊，如匹練懸空，玉龍飛舞，直瀉下面雲霧之中，隱聞鏗鏘琤琮之聲由壑底傳來，與上面泉響松濤匯爲繁籟。彷彿黃鐘大呂，雜以笙簧，清妙娛耳，塵慮皆消。雲層之上，水煙溟濛如籠輕紗，霧穀冰紈，與雪花相映，分外繽紛。